

東岡集卷之十

題跋

書瑞蓮卷



瑞蓮產於永嘉大羅山之樹岡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黃公先塋之次尊甫少保公壽歲
側壽徵庵之前一莖雙花並蒂而秀無賢愚少長
皆稱為瑞也然蓮之可愛在亭亭獨立不蔓不枝
非若禾麥麻豆蔬果之豐嗇然然則並蒂而雙花
者世亦不常也禾而多穗世以為嘉禾麥而多穗
世以為瑞麥麻豆蔬果之豐倍於常世以為有裨

於歲功若蓮也可少緩可少緩則不以為瑞也亦宜雖然蓮非君子不愛濂溪周子繼聖學尤深愛之且稱為花之君子蓮之雙花者見稱於柳子歐陽子梁朱超又名為同心蓮蓮為君子而雙為同心則天下至瑞莫如多君子君子之瑞莫如有同心君子同心世道極泰蓮果為泰和瑞則其祥又何以加易以內君子外小人為泰蓮不產於荒窮而產於弘化君子嚴恭追遠之所則同心者必朋興其為祥也必矣

書成國公命書首

夫莫也致而至者命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故君子居易以俟命然非見道分明曲折縱橫而不惑者不能也以吾夫子猶先不惑而後知大命命之理微夫子罕言之而于其道之將行將廢則歸之曰命也命也今以術數言命者或失之誣或流於異或溺於偏或拘於小求其窮神知化原始要終決於已而信於人者曾幾何人哉吾觀大定以支干所屬八卦之數以因之復以支干相合六十四卦之數以筮之加錯綜之數以定吉凶加歲月之數以定歲月之吉凶固有所以自矣然非體易君子

變而通之化而裁之未免有誣異偏小之弊如曰
某數主剛某數主柔蓋有之矣然君子為學將以
變化氣質故中庸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今獨視
其象而直曰某也剛某也柔則學力全無所施可
乎如曰某數主吉某數主凶蓋有之矣然君子脩
身事天將以蒙其福祐故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今獨視其象而直曰某也吉某也凶則天道果
無所司可乎向使恃其吉者操刀於市晝以殺人
未有不至於禍者憲其凶者防墜而不登防溺而
不涉防焚而不炙防傷而不關防詬辱憂患而不

貪不淫不驕不肆未必不至於福也縱其欲而禍
者有命有弗命謹其德而福者有命有弗命謹而
禍縱而福者亦有命有弗命君子宜何所法焉君
子無時而不脩有所愆而後脩其德不恒是故君
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書泥田周氏世直堂

人之生也直直固人之常道也堂以世直名則罔
之生也亦豈多乎哉夫以拍鹿之不直與乞醯之
不直相去遠矣拍鹿而不證為臣之不直攘羊而
證之為子之不直其理亦微非見道之明不知也

見道雖明非信道之篤不難也見道明信道篤則利害榮辱生死一決於是非而為之不疑焉吾觀吉水之泥田周氏由宋厯元逮今直聲伐著若伯寬直寶謨時斥賈似道權姦誤國宋之直也以立
在史館時論三史當以宋為正統元之直也岐鳳為漢王紀善時著寶賢堂箴以格王非心當代之直也世運推移而周氏之直道不渝其見明信篤之家學有自來矣伯寬力不能去賈似道勢固然已徐麒仲亦何不動其心以立勢不能屈遼金故臣時固然已揭一安亦不能主其說二公之去宜

也當時幸而免者不亦多乎紀善雖不容於所事賴聖明則知之竟以直舉為員外郎子復榮登禁近一門之顯宦尤衆其不容紀善之直者卒至覆滅于以見人道果不外於天理矣傳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誠如是雖有世直之人將無可言之直矣

書黃志遠疏藁後

唐太宗時給事中張玄素諫修洛陽宮深見嘉納賞賚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今觀故通政黃公為給事中時諫使西域其言若有所

難而及人之功又有過之者蓋洛陽隋之故宮太宗初惡而毀之矣復修將不過備一時之巡幸發卒不過數千人訖役不過終歲月玄素以太宗初心止太宗故其言易入西域諸胡為患中國甚久自我皇明用夏變夷際天極地莫不畏威懷德故皆俯首帖耳來王中國之損益在所難言當時奉使者方務赫赫以取聲勢利達公獨有超見言極剴切先帝既納其言尋復陞擢中國之獲休息者歲以萬計然則公回天之力視玄素有加先帝從諫安民之聖德此之克彰無間矣書之于

史無愧言責賢子孫知所重而錄之宜矣

書聽鶴軒卷

江右大叅上虞張公錄其祖九臯先生聽鶴軒詩文一卷名之曰紹祖錄命暹書其後暹讀前僉憲密庵謝公令祭酒願庵胡公記義深理備如鳴聲之在九霄無可尚矣奚容言或曰有聲之聞於人有耳之間其聲雖一日之間猶喧雜不可勝紀况平生之聽而可以一物專名乎曰不然聖如孔子聽韶于齊而三月不知肉味聽絃歌于武城莞爾咲而深喜聽孺子之歌滄浪則反諸人之身其聽

于終身者亦豈止於此然則鶴之鳴戛然而清有
足起高人雅士之聽者如濯纓之滄浪聲聞于軒
如武城之絃歌先生聽而愛之亦猶聞齊之韶耶
不可得而知夫聽之於未形有心于聽也有聲而
聽之無心于聽也密庵先生以青田華亭委羽孤
山况鶴之有願庵先生以羽族之鳴使人喜怒惡
樂况鶴之清又皆引易詩之旨以發揮有聲而聽
之之義密庵終以言行本於心德推致其誠則不
在有聲也或人之疑正以有聲之時少無聲之時
多於聽之義未安故以孔子所聽同之說以解之

或曰鶴禽也韶樂也類乎曰鳳亦鳥也蕭韶奏而
來儀固其類焉或然其言遂書之卷末云

書峽江廟碑卷

世莫不以文章之托於金石者為最堅也今觀侍
郎周公跋元揭文安公孝通廟碑謂舊碑既燬而
墨本尚新乃重刻石命其子立于峽江鎮祠則其
壽於天地間者不在於金石而在於文章也或謂
是卷蓋有鬼神者為之呵護故能長存又不知神
固有靈亦不能不托吾儒而後其靈可彰於不朽
是卷記實文安公親筆周公之跋又其弟恂友子

仁俊求中書許公鳴鶴所書中書因送余行至此見而喜故亦忘勢為書之乃重建新碑之明日也

題溫處士墓表

動靜同一機也動則顯而易見靜則隱而難知莫飛孰知其鵬之為翼莫鳴孰知其鯨之為聲故聖賢觀人必先視其所為也矣今觀劉太常表溫處士墓書不徙義兵不利官地纔兩事皆其所不為者七十二年於人世以所不為二事如此則平生所樂為者豈無超然可書如所書二事者哉孟軻氏有曰君子於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無所苟

而已矣太常書法其意然歟吾於此又有以知處士之用心如古人者蚤年以榴花溪祖業悉付諸兄自營別墅可謂積而能散所至人皆推慕不顧而去之者三可謂安安而能遷方多田可得之時揆諸理而不有可謂臨財毋苟得當捨攘角逐之際其武足以乘衆人自靖以待隨所遭可謂臨難毋苟免於所不為得古道有四太常不備書平生所為也惜哉

書程御史巡按江右詩卷後

監察御史新安程公之巡於江右也朝之贈以

言者謂公嘗歷嶺南風節遐著茲行歲荒民飢欲
有以賑之民窮歛急欲有以寬恤而安之吏職貪
虐必繩以法而澄其本源是皆真有所見非泛泛
於世無補者可比公既裝潢成卷信其言而用之
至則嚴郡邑發廩粟濟飢不死之民數萬請罷西
洋船料西山紙局省民費不可勝計江南尚文歲
大比興士每數千百人近年規於解額士懷材而
遇不進者甚衆亦以上 聞大盤山賊熾境內慄
慄危公與三司畫策調兵集民身先而平之天兵
道止民按堵相賀形於聲歌憲弗終靖摘漕運

兵三千訓練以備近年來兵減餉不贖請全支月
米皆許凡所舉皆利民事究凡病於民者悉革之
民歡吏畏公之德於江右如此可謂無負贈言者
矣繩吏職則嚴而恕嘗曰歲旱民飢民飢為盜殺
以奉公緩以裕民在宥司之責而情可矜惟私已
而欺公虐民必以法是故一人賢其人恐私而偏
未以為賢也衆皆賢其人必察之見可賢焉然後
禮之一人尤其人恐私而偏未以為尤也衆皆尤
其人必察之見可尤焉然後去之不詢於公庭而
詢於田野不信於貴勢而信於貧艱故有司之見

禮於公者為難而見黜於公者不寃也噫士君子窮經致用孰不欲卓魯其色罷黃其郡伊傳其相春秋其史筆而卒趾其美者不多見夫豈得已哉蓋亦有不可得而躓者古今播大化於天地間莫若孔子孔子門人三千尤皆不能為顏子嚴循良之律惡乎其能免焉

書鄒公忠烈卷後

是非天下之公也非己可得而私為之者常自以為是言之者常見其為非難定也為以其是而將行之聞言其非而止人皆曰止之是是定也為以

其非而直言之聞者自以為是直為之而不聽人皆曰為之非非定也一人為之一人言之千萬人以為是以為非是非之公也或止之而不為或為之而不聽千萬世以為是以為非是非之至公也有天下國家者有為不可不謹有言不可不擇也夫舉千萬人是非之公而言則當畏夫千萬世之至公其利害榮辱不足顧顧一身之利害而不顧千萬人之利害顧一時之榮辱而不顧千萬世之榮辱其為人其用心不可知也惟可以為可以不可以為之所為將為之而聞有言從之益見其為善拒

之未見其為不善則可以言可以不言言之不以
為是亦不以為非不言不見其為是亦不見其為
非乃顧利害榮辱而後言之則不為過矣宋名臣
鄒公浩為正言侃侃盡職其言行進退載諸史冊
當時之人後之世宜有是非之公矣今觀此卷乃
其賢裔孫所錄欲實傳于家者或嘆其言人之所
不能言或嘉其不愆人之所愆又或羨其遺于子
孫者獲報于天者多無不至矣間以示遲故書其
質于公萬世之是非者之說俟其擇焉

跋解先生草書

國朝草書筆力變化當推學士春雨解先生為獨
步少師文貞楊公嘗稱為士林中龍人鮮知其說
也蓋物之能變化者莫如龍故曆家每以此測造
化作易聖人於乾之六爻亦皆言之先生文章翰
墨發乎天機莫可窺測今觀行人劉君得所書詩
一首藏鋒斂鈔殊有妙趣又不專於變化譬猶驥
能千里不待越國過都而步驟自別有非凡馬可
並世有九方臯目自當識之

書鄂渚事集

吉水羅巽早從湖廣僉事錢稽稽學僉

事出巡溺死城陵磯二子幼不能歸屍
以葬巽與錢弟穎達自家居冒不測風
濤直抵殯所以計求得之顏齒驗實奉
歸以葬往還凡三月瀕險甚多因述其
事僉憲從兄習禮及諸縉紳多書其集
因其請書之云

義利不明世率憚於所當為安於所不當為故以
常為異以異為常也事師之禮無犯若親無隱若
君左右無方服勤至死成若君親然孔子沒門人
廬於墓者三年子貢六年當時不以為過禮後世

不以為異事自孟子後義利之說日漸不明道
如程朱之門一旦偽學謗興且有畏罪至不相往
來者況其他乎今觀羅巽楚芳鄂渚事集知於其
師僉憲錢公厚矣自古之君子言則必以為當為
為常事以今之衆人言則或以為難能為異事也
夫豈真有異乎哉彼趨利者忘死生冒險遠舉天
下皆是常而不異安而不憚乃異楚芳之所為而
憚之何義利之不明也夫噫觀楚芳則錢氏之師
道可知矣

余嘗見先輩為故人發堯朱之嘆既而且不免於
已人深慨今觀許氏之奉訓堂卷乃喜修讓君
父子誠不易得論世君子謂有伯魚之父不若有
崇伯之子子之上品曰聖不教而善禹是也中品
曰賢教而後善伯魚是也下品曰愚不肖教亦不
善商未是也聖域懸絕人所難到賢不肖兩途由
乎人之趨舍譬猶藥石養生膏梁益病父必欲子
吐膏梁而燕藥石然終不能代吐嚙以取效修讓
君詩或勉以惜陰或喻以靜學或期以功名無非
善教詩書則欲其深探賾而研窮至理於一字一

句之餘他事則不欲干而使求放心以由正路而
居安宅其所謂言近而指遠者乎夫所謂他者人
將外一身一家而言殆不然也以一身之外為他
則家人長幼亦他矣以一家之外為他則事君從
師取友皆他矣果不可干歟抑有可玷歟惟在已
非性分所固有在人非職分所當為一或干之而
此心之玷或不免於終身斯所謂他事矣干之雖
微玷則甚大且久不亦訓之尤切至乎二子名奉
訓于堂必表裏始終毋忽可謂賢子異時造進寧
有可止之域

跋東坡墨跡卷

儒以仙稱者唐有李白宋有東坡蓋仙其才之不
凡非所以外之也東坡怒罵嬉笑皆成詩文嘗自
贊云日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
業黃州惠州崖州非所謂直道而三黜者歟方以
作詩諷時謫黃州乃有詩云畏病酒入務避謗詩
尋醫兩游赤壁前後二賦若覽八極於九霄之上
者思益浩然今觀吏部侍郎句容曹公所藏天慶
觀雨中看牡丹詩三首坡仙真跡也語意含蓄莫
知曾亦墜過否世凡有聲之物善則人喜不善則

惡如鳥之鴉鳴鵲噪未必為凶為吉而庸人孺子
莫不戚鴉而欣鵲至於人之有言或見善於此而
獲罪於彼或黜於當時而信於後世何定論曾鳴
鳥之不若哉謫仙坡仙皆以仙才鳴世夜郎非蓬
瀛黃惠崖非三島二公則往焉豈天將玉成斯人
固如此亦猶松柏之必冰霜也歟

書節孝卷

彝道有關於世也尚矣自古天下國家未有不由
惇此而盛者我朝尤加慎重故凡旌婦節必俟
年五十而後信之乃正統丙寅夏四月 詔旌趙

環妻呂氏曰節孝則尤見其所嘉者不止於節矣
呂氏年二十良人喪子俊甫三歲母切憫其蚤寡
微言諷之對以夫亡不當二姑存不當背子幼不
當棄言皆中禮母信之既而屏膏沐力勤儉奉姑
盡婦道教子盡母道鄉人信之姑有疾憂形于色
救療無不極其情所夕顙天乞以身代姑疾遂愈
天亦信之子俊克邁乃訓日底于成家益充裕著
稱於縉紳文字間舉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矣為人
婦者節於夫孝於舅姑理之常也中古以來率而
由之者鮮先聖所以為教者教率乎此也先王所
以為治者治亦率乎此也今呂氏深居而內處舉
孰教孰治而能節能孝若是耶彛道之大有五趙
母於夫婦之道固不待言能以事父母事舅姑即
移孝為忠之道也睦於家衆序長幼之道也篤於
婣戚信朋友之道也為丈夫者能無愧乎俊能大
母之志尚寶少卿伊公賢之而以子妻之余因特
書之云

書翰墨林卷

昔晦庵先生好古金石文字恨弗能盡致所欲得
如歐陽子集錄者則或寢食不怡竟日蘇老泉於

物無所好而嗜畫弟子門人爭致其所嗜而悅之
以朱夫子之道學蘇氏之文名而所嗜好若此則
謝君庭循之翰墨林為有足尚矣庭循博雅好古
喜吟咏善繪畫永樂中召入禁近

宣宗皇帝尤見獎重萬幾之暇或御宸翰以適
意多賜之官以錦衣衛千戶其所交游皆賢公卿
海內名士亦樂與相接一室間天章日華照臨
乎上而古今法書畫秩秩左右若明珠拱壁亦
皆含潤而揚輝蓋燕大晦庵老泉之所嗜而其所
有則過之或又以為庭循老泉之所嗜非班未可

以為林然天地山川之定位日月星辰風霆雨露
之運行草木鳥獸之生育人物之變態莫不有體
有用善名狀者不越乎言語文字間而肖形象色
有不若畫圖之真故不可少其用雖殊其妙於翰
墨之間則一林之名不亦可乎至其林者譬入長
山大陸之茂密間森森皆良材未盡識獨以此卷
觀之若少師楊公記其為人侍郎王公序其所以
得名之諸作皆斯林之梗楠也願余之顛朽亦嘗
萌蘖其間三復可愧因併識之云

右百姓千文余昔為前保定侯孟公瑛書永樂辛
丑余官給事中執事翰林應 詔言事與大臣廷
辨忤權姦用計擠之賴

聖明察知其故俾淹叢棘實所以全之也且得與
二三同道講學自怡不輟間有索書者亦往往隨
手應之非樂為也癸卯秋侯蓋因其昆季講學而
求書時余以禮法自妨故不著名姓其間筆墨之
佳者絕不可得書不足觀將以為覆瓿裂久矣不
意老至滇南乃得見於黔寧王曾孫廷章揮使圖
書之府抑何幸焉廷章年纔弱冠篤好斯文而於

迂繆之一詞一墨亦不輕棄一日相過問九華山
人者為誰且道其所書大觀余竊疑為此也未敢
以為必然明日偕諸僚友造觀果拙書也詰知所
從來非偶然矣相與歎息久之俛仰二十六年間
事物凡幾遷變而余之身與手墨一聚歡於萬里
外撫今感昔有不能已於懷者廷章請識其末余
憲陳公汝衡力贊故併贅云

書雲翰卷

書自篆籀變隸古而之楷楷變而至行草日趨簡
便無復古意楷法如端人正士循蹈規矩行法如

流水行雲狀無滯礙中則變態不常如烟雲聚散
莫可端倪若古之張旭王羲之獻之唐僧懷素之
凡得名于世者皆有自得之妙世多重之其恠形
詭狀乍見不啻狂顛醉舞可驚可愕余初被

命選入翰林專筆劄期至於古供奉之暇私謂草
書豪縱不羈可豁胸次間取先輩遺墨有可法者
時時竊作數字以自適趣不意為前中書平平陳
公聞于東朝縉紳遂過許之既而出理煩劇廢
之且見文公朱夫子稱韓魏公雖與家人書皆端
謹未嘗一筆作行草意王荆公作字則如太忙中

寫張南軒謂荆公不知有如許忙事且有以見二
公德量性氣不同遂信前日所好不如所厭之有
益也因欲棄絕又每為故舊相知者所迫不得已
往往隨手應之誠非惡醉而強酒者比吏部侍郎
曹公相知最舊為其故人王思孟索草數紙思孟
得之裝潢成卷復請題其首余惟書心畫也心手
相師乃有妙處余既無心於此腕指久踈而欲相
師有不可得為題其名曰雲翰蓋狀其態度之相
類非自羨也復序其槩云

書東岡文集卷後

右東岡集一帙乃池陽柯應憲先生
所著也先生自妙齡已擢高科涉
要因言事出司民物受薦拔陞任憲
俸其利澤加於人名聲昭于

世久矣暨謝事歸老林下裒平昔著
述為斯集尚承

侍御嘉禾劉公栲臨姑孰公退出示

先生之文稱道甚至五端獲遂徧閱誠
懔於中謂宜刻板以傳無致湮滅焉
謹捐俸資命工刊成未有序竊思舊
宦寓京口特

國子祭酒步成吳公仍顧盼聆教益
意必得其序斯足以彰先生之美也
於是致書請言果副所願并諸首簡
惟文者貴道之器深於道者必工於

文而能窮其理者然後能知言也先
生之於道雖繇天分之高實本於學
力之至是以因中肆外進配古作安
得不起侍希公之歆慕而壘大司成
之發揮云二公真可謂能知言窮理
者矣端奮陋無似素切景仰今叨守
隣郡以先生之文章政事皆可師法
第媿弗能窺其萬一益慙、於斯集

者亦秉彛好德之心也。用識卷末以垂
於永久焉。

昔天順三年秋八月己卯菊月知吉

中順大夫南直隸太平府括蒼府俞端
廷表謹識

跋東岡文集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言固心之聲而
文又言之精華者也。文弗根于德豈非
鸚鵡其言乎。雖富且麗奚為也。吾邑東
岡柯先生妙年領鄉薦。尋預史館。輒以
文遇

主知歷官中外亦以文飾吏事。歸休時
仲郎安鄉令南坡君求諸所著作彙成

六帙總名之曰東岡集一奎竊縱觀之
隨題立意隨意屬詞其體裁不一然要
之與人臣言必依乎忠與人子言必依
乎孝若寸草風木文丞相祠堂等記親
切有味會而通之六帙之中無非此理
真可謂善言者矣及論其世先生司諫
垣則直道難容治劇邑則民心深得長
臺臬則丰采係一面之重而其事居也

盡乎忠食祿則迎母就養若喪則廬墓
三年追遠則一遵朱晦翁之禮而其事
親也盡乎孝夫惟忠孝躬行而心得之
故隨所動而宣焉皆是物也此誠有是
德而後有是言與雖然先生抑何以得
此哉蓋嘗手書諸葛孔明李令伯出師
陳情二表于烏絲素簡中且各畫像其
上懸之座右朝夕景仰先正有言讀出

師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孝先生則奚但哭之而已尚友之矣此忠孝之德所由全至于言又其餘事耳嗚呼君子遠矣因文知人區者獨無嚮往之心乎原集浩瀚難于盡刻故太平守俞公稍梓之未幾持版以去茲先生孫思南經府株林一奎岳翁也與其兄耆民璋林上舍翹

林謀復梓行而其弟樺林輩克任其勞始終迺事諸曾玄若焯輝以下贊襄惟勤太學生煇鄉進士燾庠生燁燿烝圭編次惟謹一奎則濫校正之委斯集也視俞版頗增然全美尚俟後續聞昔南坡君大漸時遺言曰東岡集未刻吾目且不瞑今日之舉不惟彰東岡之文於百世兼以慰南坡之心於九原云